

G9—09—018

复二品衔湖北江汉关道恽<sup>[2]</sup>

光绪九年九月初十日

心农尊兄世大人阁下：

顷奉八月二十四日惠书，敬审筹榷宣勤，顺时笃祜，引詹吉采，至协颂忱。汉关收数短绌，拨款日增，淮军六成协饷，承于万难周转之际，将上年积欠解清，本年解至三月，具仰斟酌缓急，统顾兼筹，莫名感谢。目前北洋筹布海防，淮军扼扎水陆要隘，需款正紧，仍望大批拨解，俾济要需，尤深企盼。畿疆积潦未消，灾区甚广，冬春赈抚亟须妥筹，财绌时艰，曷任焦灼。专泐，复颂台祺，顺璧芳版，不具。世愚弟。

G9—09—019

复统领两江督标亲庆等营记名提台曹德庆<sup>[2]</sup>

光绪九年九月初十日

赓堂仁弟军门麾下：

顷奉八月二十一日来函，借审统驭宣勤，师贞协吉，至为欣颂。前因筱轩军门所部六营久戍朝鲜，他日或须内调。适吴道自营来谒，谈次拟以贵部五营前往换防。不过偶有此议，第恐江南不肯给饷耳。此时吴军尚须暂留弹压，年内不及内渡，自应从缓再议。仍望督饬营哨，勤苦操练，力求精进，以冀悉成劲旅，是为至嘱。专泐，复颂勋祺。不具。愚兄。

G9—09—020

复张香涛中丞<sup>[2]</sup>

光绪九年九月十二日

再奉九月初六日手教，敬悉一一。都司贾吉龄在热河带队，恩都护、李军门迭函谆留，弟以尊处需材孔亟，促之西行。昨过津面禀，十年来未经归省，求便道南宫原籍，小住旬日即启程，比想已由籍遄征。其人老于戎行，而淡于荣利，近颇习静悟道，未知尚能振作精神为左右奋力驰驱否。洋军火头批计已解到，二批本拟交贾都司领解，因渠不便径往，如李镇先义复回，可即交解。格林炮购到，容即饬拨。筹办旗兵屯垦，原为本计远图，直省情形与晋略同，亦拟请作罢论。津沽新开水田千顷，防营岁费赀本甚巨，开河浚渠，多由勇丁力作，旗兵习于偷惰，势难强行。吏部新改选章，实多窒碍，大疏已交议，如能变通，各省受惠不少，顷已饬司

妥酌议详，克日具奏，或可赶入并议。至州县丁忧，起复后仍归原省，恐格于成例，未易更移。沪上探报，已饬沪、津文报局速递。手此，再颂勋祺。弟制鸿章又顿。

再，承询法越之事，所闻法船赴粤要索及兵舶至津沽，皆系月前讹言。法使来津议分界、通商各节未就，复往京，未议而归国。彼自恃胁越已立新约，仅刘团未下，似无多求于中国者。《申报》所传《法越约稿》未详，昨见晋源洋报译本，抄呈台览，虽未尽确，当已得其大概。英使居间，法亦不愿。毕士马谓，德国调停，有损无益，彼固以持盈保泰为心，未肯因人受累也。昨南中电传，法帅嗾越与刘议和，刘已退回山西，未知确否。勘刚来电，法廷仍耸议绅筹款添兵，盖刘不与和，冬春法必进战；刘若暗和，我军尤宜防备。至与华开衅，未必实有其事。粤民焚洋房，可徐就理，乌合之众，恐不足当劲敌。清卿奉旨带吉勇三千来津听候调拨，封河前当到，再商屯驻之所。看来越事实未易就范，刚柔均难结束。执事目营八表，何以教之。蕡斋西去，不便通问，尊处常有消息否。章又顿首。

另询铁矿一节，晋矿甲于天下，惟土法不精，运道多阻，是以远商裹足。前商局议用机器开铁路，即如尊旨，由平定至小范四百馀里，凿山架桥，连开矿工本，计需千万以外，华商断无此财力，若借洋债，更骇听闻。近因法越事久不定，谣惑甚多，沪、粤市面大坏，殷商歇业，集股无资。唐景星今春往西洋采探矿务、商务，约岁杪乃回，俟与筹商，或令开平矿师就近赴晋勘视，稟请示遵。铸铁机器、锅炉均极笨重，似不得过四天门。至熔炼成钢，陆运出境，尚可将就，但恐先不能仿洋法烹炼耳。敢贡所知，以备决择。鸿章又启。

再，鄂省剥船昨已奏报验收完案，其续解六千金，除核给折篷及接收船户外，尚馀千金交胡道，名曰津贴运费，实令贴补欠厘。胡道允回江将馀木变价，尽数缴清宁、西两处尾欠，决不致另有葛藤，可纾荩虑。此事敝处并无丝毫赔垫，承汇三数，应即奉璧。惟心照不具。弟章又顿首。

G9—09—021

致藩台崧<sup>[8]</sup>

光绪九年九月十二日

镇青尊兄大人阁下：

径启者，知县选缺，丁忧一项从前专归部选；参革一项专归军功外补；降补、终养、改教、撤回、回避五项亦归外补。此五项系以即用与各项候补人员轮用，以一缺用即用一缺用候补，其用候补时军功与各项保举候补人员皆可拣补；修墓、葬亲两项，照终养之例并入五项办理。诚以各省候补人员太众，非此无以疏通。而该员等既在本省差委，较部选人员讲习吏事，可于地方有裨也。近经戈侍御等条奏，又将参革、降补、终养三项与丁忧一项悉归部选；其归外补者，仅改教、撤回、回